弘明集卷第八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釋玄光

辯惑論序

夫大千遐邈萬化无際塵遊夢境淼
惑聲華緣想增譌多識明政由溥風
漓薄使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
五逆威强導矇必施六極虫氣霏滿
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木仙之厄西夷
載鬼卒之名閩藪留種民之穢漢葉
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淩歇攪
地沙草寧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
本世教訛辭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詠
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熛燼河洛之渣
滓淪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
鏡未然照迷童於玄鄉顯妙趣於塵
外休風寘被彼我情判豈是言所
能攄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玄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

墳

吕

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渕海生民之日
月所以波崙菩薩慈悲等照震聲光
於冥塗弭塵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
風接浮生於苦水聞道諸經製雜几
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恠哉道化空
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
帛便與其經負者造之至死不覩貪
利无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
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
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
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
公孫遠冥雲波析候通仙影響无陳
夫閑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
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懋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
智者必鵠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
能无終況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
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虵所
嗣子衡奔尋无處畏負清議之報識
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麋鵠
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剋期發之到
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朱民山椅蟻集閾外雲臺治
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
等長辞陛棲尸塵方寸九幽方夜衛
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令
合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衛便
螽袖遊胃鵠直衝虛空民稽愚惷僉
言登仙既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在擇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群斯斑姓
妄造黃書呪癩元端以伏輕誚呪曰天道畢三五成日月明出幽入冥氣布道氣行精邪退賊皆消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感消盡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為醮錄殺炒令尊不烈吾陸修靜複勤行此乃
關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
此之勢用消灾散禍其可然乎其可
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道魁魁乱俗
被斥僻湟後至孫恩侍蕩滋甚士女
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
消況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
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元忠貞
之節死有青庭之苦試願明天撿鏡
斯華物我端清莫有寘詔
侫道作乱是其四逆
夫真宗難曉箭華易惑緣累重淵嶽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張 墳

亨

德輕風露如黄巾等屬望漢室反易
天明罪恚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
神祇不佑為野麋所突末後孫恩復
稱鬼道不以民賤之輕欲希帝貴之
重作雲響於幽靈發妄想於空玄水
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亂
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
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群妖不勞洪辰
含識懍懼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是其五逆
大至化餘塵不可誣濫詮謚靈魄務
係明德道无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
行醉酒浸故如此頌贈寧非陋僻又
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檐沙石長
作道鬼大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
奈酒攢貴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
者始知道君无玄鑒之能天曹無天
明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計
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戊辰之日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
呼哀哉實為五逆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嫉悖革其氣是以至

聖高賢无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
創宿煙霞興純誠感通豈佩滯使然
哉其經辭致嫮慢鬼澈去左佩大極
章右佩娯吳鐵揹目則徬睥擬鬼千
里血若愛黃書赤章言郎是靈祖碌辰
入請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
拜清廁[illegible]愚癡顛倒豈識
儀節闡其著術昔時軍撰張角黃符
子魯戩絳盧悚戲捋孫恩孫盧並稱
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
立米民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復因
魔孽又塗膏及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
故制斯法乃驅帳涅中黃囪涅面擿
頭懸搦挺埴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
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賈
猈苦竊省打掐吳陸脩靜甚知源僻猶
墾接頷懸靡而已凝僻之拯幸勿言道
解廚墓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闔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
墓門解廚務身與食懷吮斑之態皆
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弘明集卷第八　第廿五張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關進遐過常逢致酋逸[illegible]

遐希逵達岷方劉琦教曰大靈仙眷

命猶節於霞而厚身者味奚能尚道

子魯聞之情取意深罰其掃路世傳

道士後會奉標以防斯弊兼制厨命酒

限三升漢末已來謂為制酒至三靈期

削除疊日先生道民並其賑錫雖可

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蹇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蒂命薄春水葉風吹蕩

蓬迴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

記為行尸迷徒秋學不識大方至有

疾病衰禍妄甚嫉祟之原測鬼覬以

為灾渡危厄於遐川燈鉤星於懸瘤

雪丹章於華山乃賤驕眉貌誘詬冥

鬼云三官使者已逸先歸逝者故然

空長辭借斯實祭酒頓巾糈之利莖

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

弘明集卷第八 [illegible]

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頓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
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
滄川淵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
親友或夢見先亡輒去變惟夫人鬼
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
群邪無猒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
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
來勿尚迷言使天堂无輟食之恩水
河静突念之聲
輕作寒暑克侵之極第六
夫測黙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摩界
衆生卒無慈愛爐兇邪佞符章覺作
懸門怙户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
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
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
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大獄生
出鵄鴟㾀瘂精骸惛朽淪離永劫誰
知斯乎差鬼民革道相不然事之宜
質夫諫判雖苦智者甘聞故略致言
幸試三思能拂迹改畐即與大化同
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倫照聲曲

弘明集卷第八　　弟子張墳

害

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辞所陳哉

滅惑論　東莞劉記室勰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辞體鄙陋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或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辯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无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禪通無生可冀詺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辯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导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无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飛仙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无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无際神闇鳶飛戾天寧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唯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剃頭主不弃妻使人斷種

弘明集卷弟八　弟八張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弃妻落髮事顯於經
而反白為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
所包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
弃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
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
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
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
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
中權故弃迹求心准以兩賢無缺於
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為
興造无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
助國生人減損見人不蚕而衣不田
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
無纖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復過此滅
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
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无四等弘其
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豈傷
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
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万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七張　坤

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大始政阜民
户殷盛赤眉兵乱千里无煙國滅人
絶寧此之由玄嬰之時石穀十万景
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
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
兄弟異法遺弃二親孝道頓絶憂娱
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雠服属永弃
悖化犯順无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
復過此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
内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
本修教於儒礼運棄道果囙弘孝於
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
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
然也彼皆照悟神理鑒燭人世過駟
隙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
養則无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
滅審妙感之无差辯勝果之可必所
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
施事由追遠祀雖因心抑亦沿世
昔三皇至治先殊所慕死則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封樹不修喪斬无紀豈
弟信女頂入　崇根捕

可謂三皇教民弃於孝乎愛及五帝

服制漸繁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

三皇无責何獨疑佛佛之无服理由

拔苦三皇發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

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

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

三皇以淳樸无服五帝以沿情制喪

釋迦拔苦故弃俗反真撿迹異路而玄

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

有毀傷之疾二有髠頭之苦三有不

孝之逆四有絶種之罪五有生之體

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誡令不跪

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

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礼之教中國絶

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禀識理定前業入

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

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

界普同出家良由縁感不一故名教

有二搢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

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

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

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張　[illegible]

道弃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
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
也礼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脩德
故屈尊礼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
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无
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
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
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
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
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
冠冑反礼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
何恠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
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詺為浮
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
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
也至僧禕後改為佛啚本舊經云喪
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无生之
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桒門僧
禕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
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
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桒音似沙

聲之誤也以畐為屠字之誤也羅什
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
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
說音字乎改是以於穆不記謬師資
於周頌允塞安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
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
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
是求宋人申束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
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无二剛強
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
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麤獷
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
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
理積元始而道被无窮者也按李叟
出關運當周季世閇賢隱故往而忘
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孰
見其蹤於是姧猾祭酒造化胡之經
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
狄兇熾若老子滅惡弃德用形何愛
兇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獫狁横行毒
流万世豺狼當路而孤狸是誅論滑

為酷暴哉元闇商紂之法未至無虐
伯陽之道豈其然哉周末厭則設像
無施信順則孝義可息既厭教矣方
加極刑一言大道眾禍可見末野之
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盡閉三皇五帝三王之徒
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
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
未出則為邪偽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
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
弘其道化在麁緣則聖帝演其德夫
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
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
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遍三皇德
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
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盡
符湯武禁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
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非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
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
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

害

真境本固元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
形而万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弥
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
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
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
表聖應俗也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
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揔龍鬼而
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元方不以
道俗乖應妙化元外豈以華戎阻情
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
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
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隔而化通
但感有精麁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
故國限内外其弥綸神化陶鑄群生
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揔攝大千道
惟至極法惟寂尊然至道雖一岐路
生迷九十六種俱号為道聽名則邪
正莫辯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
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
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惟
大賢著書論道貴在元為理歸靜一
化本虚柔然而三世不紀慧業靡聞
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
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盡淪
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
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
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
智可罔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
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
不足筭況効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
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
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号太上而法
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夭含識所
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
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
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
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
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
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婬術
厭勝奸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
泯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
漢季盧悚孫恩乱盈晉末餘波所被
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户瑞
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屯則蝎國世平則蠹民傷政

害

萌乱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
玄上大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
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
豈同畢券之醜積弘指於方寸孰與
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
鳴天鼓於脣齒挍以形迹精麁已懸
覈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麁笑精以
偽謗真是瞽對离朱曰我明也
今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 十九條 釋僧順
論云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
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
單豹之徒是其足矣是以儒家云人
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
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回以生為患夫
欲求无生莫若泥洹泥洹者无為之妙
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
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
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
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
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
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

弘明集卷第八　第七張　墳

篁

一旨矣
論云太子不棄妻使人斷絕
釋曰夫聖賢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
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
遂能弃茲大寶忽彼恩愛可至如諸
天夕降白驥飛城十号之理斷在何
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孝稱為異家
深飢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
奢是以嬌婦夕逢急求火鄰唯恐彼
已復更為嬌凡夫之種若嬌產焉經
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身無盲則
是佛種捨家從道弃嬌說佛為樂為
利寧復是加子迷於倫類滯於塵惑
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
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
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欽若
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
彼无為髮膚之戀尚或可弃外物之
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
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辟如棄服出絕
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八張　增

子執人宗廟之車割其歸顧之情還
本政自一朞非恩之薄所後頬中三
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
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
天不剃之說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
鑿恃於尋旨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毋後作尼則敬其子
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亦俗從道
寧可一概而未且太子就學文王致
敬漢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為臣魏
之高貴敬齊王於私室晉之儲后臣厥
父於公庭列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圖
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
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之海儀来
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為刑屠
之屠則秦伯端委而治故无惠德仲
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遭子今日必
羅大脣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
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
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岂信之哉
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寄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
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
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无門皆是會
通之林藪機妙之渕宅出家之人得其
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
即喪門也桑當為乗字之誤耳乗門
者即大乗門也煩想既滅還物斯乗
故先云滅門末云乗門焉且八万四
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関故作
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之意
當由滅度之後係戀冈已栴檀香像
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
言興慕以有若之貟似夫子坐之
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諮仰與
往日不殊曽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
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
什法師生自外方聦敏渕博善談法
相纎悉佛經流布関輔詮以真俗二名
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
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

弘明集卷第八 第十張 墳

謂胡人不信虛无誑非善論君子自
從理有優劣不依形像以形像而
語不亦謬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為取西胡令中
國人不以正神自制而取西胡之法
釋曰夫戎夷狄四夷八蠻不識王
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
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開一乘之法
天人同慶四海訢訢拔行蒙息咸受
其賴端端之至自古得所子晚不自
思曆言云云急識其苦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号曰沙門興則練神
濯識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
毀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弥高鑽之
弥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无往非應法網以
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誕揚老孔至
如妙法所浩國助俗為化不待刑裁
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
而興國古王諸勃以隆道破國之文
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
而能破家雖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
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引地不問
親疎規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
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
家之士故宜去菁華弃名利悟道捺
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
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
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
術過人䚷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
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烏之雙
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士
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謡
詞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勇入身破
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
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
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天長

方可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
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
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鬚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
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
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
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
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
遐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
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
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役

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
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
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
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靡
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邈
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胷懷澹介无
寄塵垢何能攪其方寸劃慾瀰之重

[illegible]

恩奔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禪或投陁林野委身餧鉃或靜節蔬
飡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起登无上
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地百福於未萌
濟蒼生於万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
吾子所得聞閑也避役之談是何言
歟孔子顧哆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
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哆三丈矣何
多口之為甚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无緣生有緣即是
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闍門
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
者故曰緣无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
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闍門
損至何其亘出二之有哉无緣者自
號无緣中求及諸已而已矣子方永
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
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冣尊梵志
之徒盖是培塿介假使山川之神能出
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傅

去育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
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魏魏獨雄夫
太極剖判之初也巳自有佛但于時
衆生因緣未動故亘且昧名稱何以
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无礼易則
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
生雖日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
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
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立法行
去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
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
去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為儒林之宗
國師道士或寂寞无為而作佛事金
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䟦梁不避
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
力遂欲撓乱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
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
則於道為備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
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觻居
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
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辟

天令

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
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去生者氣
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
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
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
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
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
得非吾子合氣之道子

弘明集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illegible]